

宋大川 主编

# 北京考古史

魏晋南北朝隋唐卷

董坤玉 著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宋大川 主编

# 北京考古史

魏晋南北朝隋唐卷

董坤玉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序

记忆的历史，有着不同的“版本”，比如神话传说，比如民俗，比如历史文献，比如考古学遗存，等等。它们都记忆着历史，它们是历史记忆的不同“版本”。宋大川先生主编的这部十卷本的《北京考古史》，不仅是北京考古学史，也是考古学发现与研究考古学遗存所认识的北京史。例如其中《史前卷》中的《附表》，即《北京史前考古大事年表》，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北京史的历程，这就是北京的考古学史。因此，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北京考古学遗存所认识，或所表述的北京史，和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北京史的历程，即北京的考古学史，便是这部十卷本的《北京考古史》所涵盖的内容。这也是此书的一个重要特点。那么，这两史各自告诉了我们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即使就一个人来说，也因时、因视角、因视点而异。我在此时此刻所要说的则是：

从北京的考古学史来看，我认为之所以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一靠考古学遗存即文物的保存与保护，二靠考古学的实践，三靠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的更新。没有考古学遗存即文物的保存与保护，不会有考古学。没有考古学，哪来的考古学实践？没有考古学实践，哪来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的更新？所以考古学要存在，要发展，就得做好考古学遗存即文物的保存与保护。

同时，应指出的是，考古学史既有横向延展的历史，又有纵向发展的历史。移用现有的或他人、异地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进行遗存的研究，即使有新发现，产生了历史的新认识，也只能称之为考古学的发现史。如果考古学仅停滞于这一层面，那么，它展现的历史，便只能算是考古学发现史，即考古学史中横向延展的历史。只有推进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的更新，考古学才能既出现横向的延展，又呈现纵向的发展。既有横向延展、又呈纵向发展的考古学史，才是全面的考古学发展史。这样的考古学发展史，应是中国考古学人的追求。当然，我希望北京的考古学人以此作为自己的追求。更需要指出的是，考古学的实践，虽是推进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更新的前提，但要实现考古学理论、方法和技术的创新，则需勤于在考古学实践中增加一个“悟”字，这也是我对北京考古人的一点希望。

至于文物保护与考古学发展应当形成什么样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个人历来主张应该是良性互动和推进考古学的持续发展。我们应知，只有持续的文物，才能有持续的考古学发展。因此，这两个持续当是我们的追求。从这十卷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所认识的北京史

来看,一是我看到了北京考古学的成就,二是从当前文化建设来考虑,北京史本身确实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

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两三卷,也不是四五卷,而是长达十卷本的北京史。这篇幅巨大的北京史,体现了北京考古学成就的巨大。

这体现了北京考古学人巨大成就的北京史,引起了我们哪些思考?

一是要理解北京史,就得明白北京所处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环境。北京处于华北平原的北端,地当东北平原、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交界处,是面向欧亚大陆的中国西半部和面向海洋的中国东半部的连接地带。这就是北京所处的这两类地理环境的位置。

二是北京是猿人演进为现代人的地区,很可能也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转化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个地区。关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问题,暂无人涉及。因此,暂难言及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问题。打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北京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和族群文化的文化品性,存在如下应注意的文化现象:

其一,从新石器时代起,可以认为北京的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或任何一种族群文化,就其文化构成来看,都是以一元为主的多元谱系的文化结构,即杂种文化。这种杂种文化乃是不同谱系的文化杂交产生的。所以出现文化杂交,乃是文化碰撞与交流的结果。

其二,北京是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或族群文化相互碰撞交流和争夺的地带。有时,北京存在多种不同考古学文化或不同族群的文化割据并存的局势。有时,北京局部地区出现了不同考古学文化或不同族群文化的更替。有时,整个北京地区出现了不同考古学文化或不同族群的更迭。同一谱系的考古学文化或族群文化延续时间之短,和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或同一族群文化更迭频率之快,乃是北京文化演进的一个特点。

其三,西周封燕,是北京历史上出现的大事。所以是大事,一是开始将北京纳入中国的政治版图,二是出现了政权和文化的新关系。西周早期,周王朝(或燕国)政治版图或政权统治所及,仅限于北京部分地区。在这部分地区内,文化则是多元的。到西周中期,燕国政治统治涵盖了整个北京。此种现象,相对于此前的文化“一本多元”来说,我们称之为“一统多元”,即政权一统,文化多元。直到春秋晚期,才出现了政权与文化的“一统一元”,即政权统一,文化一元。自此以后,这种“一统一元”和“一统多元”的更替,一直延续到现代,这是北京政治与文化的一个特点。同时,需指出的是,“一统多元”下不同文化或族群的居民,既存在聚居,又存在杂居的现象,就聚居和杂居关系而言,又存在大聚居、小杂居,大杂居、小聚居和聚居、杂居难分秋色等不同情形。这是北京“一统多元”政治与文化的另一个特点。这两个特点,是我们论北京史者必须纳入眼帘的。

三是北京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的步伐,大致同全国的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步伐一致,即经历了中国的北京、亚洲的北京和世界的北京三大时期。所谓世界的北京,说的是北京自明代晚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这使北京成为了世界的北京。除少数年代外,因为北京是这个时期中国的首都,政治与文化的中心,故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时的北京处于漩涡中心,走过的道路磕磕碰碰,跌跌撞撞,迂回曲折。现在该是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

了，该冷静下来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了。什么是科学的态度？所谓科学的态度，就是我以往讲的“传承、吸收、融合、创新”这八个字。所谓“传承”，是传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所谓“吸收”，是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文化；所谓“融合”，是将这两种优秀文化融合起来，如“中体西用”、“中西之间”和“西体中用”等等；所谓“创新”，就是在“融合”的基础之上，化传统文化为文化传统，创造出新文化。什么是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乃是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这是被恩格斯所肯定的。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中，恩格斯指出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的文化在史前社会中就已存在，并呼唤在“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以“更高级形式”复活这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的文化。其实对中国来说，这种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的文化，也不是什么舶来品，这种文化已经以初级的形式存在于我国古代的氏族制度中，不过在我国由氏族制度社会发展为文明社会的过程中逐渐被民本思想和更恶劣的专制文化代替了，除保留一点痕迹外，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尘封在历史的博物馆中。是恢复我们记忆的时候了！是从西方的文化中学习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思想的时候了！当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来到中国大地时，中国文化的特色不会消失，而将如苏秉琦所说的那样，仍是世界文化中的一个相对独立区系，和世界文化的关系则如费孝通所讲，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此时中国文化方显出勃勃生机。

是以序。

张宏培

12—4—22 丙午年小石桥

## 前　　言

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延续未曾间断的历史名城,有着数十万年的人类居住历史,3 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50年的建都史。漫长的发展岁月中这里积淀了极为广博深远的文化遗存,它们是北京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代表性文物遗迹,是数千年来北京从最初的原始聚落发展到今天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物证,而这些历史的印迹只有一部分见于文献典籍,绝大部分则尘封于地下,需要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去再现。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北京地区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成绩卓然,展示了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构建和诠释北京地区社会发展历史与城市变迁历史方面发挥着极其特殊的作用。

如果从1927年周口店遗址的发掘算起,北京地区的史前考古已经走过了80余年的历程,基本建立了北京地区史前考古的文化序列。周口店遗址发现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及猿人使用的石器和用火遗址,证实50万年以前北京地区已有人类活动,其创造出颇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对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地区的史前考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除继续对周口店遗址进行发掘和多学科研究外,还新发现了一批史前文化遗存,获得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对推进北京地区早期人类及其文化演进历程的探讨具有重要作用。据统计,北京地区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石器出土地点约48处,新时器时代的遗址、墓葬和零散遗存点约40余处。这些遗址分布在北京城区和多个郊区,共同构建了北京地区史前历史发展的脉络,为认识北京地区史前文化结构和研究不同史前文化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北京地区的历史时期考古内容丰富,在反映北京文化内涵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北京地区三代考古的重大贡献是为西周初年封立“燕”、“蓟”二国及“燕”、“蓟”古城的探讨提供了实物资料。琉璃河遗址发现的燕都古城以及大量西周时期墓葬、车马坑和带有燕侯铭文的众多青铜礼器,印证了文献所载周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和封召公于燕是信史,同时也弥补了文献记载的匮乏及不确定性,笼罩在北京古都城市历史起源上的迷雾正在廓清,“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愿望正在实现。而“玉皇庙文化”的发现则表明东周初年及春秋时期,北京地区始终存在着南北两个不同系统的考古学文化,即位于北京南部的燕文化和位于北部燕山山地间的“玉皇庙文化”。“玉皇庙文化”的发现独立地回答了文献资料所无法回答的历史问题,进一步展现了通

过考古学构建北京地区夏商周时期历史的可能。

北京地区秦汉及其以后各个历史时期也有许多重大考古发现,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对北京史的认识。北京地区秦汉古城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为研究秦汉时期的郡县制度和北京地区早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增加了资料。北京地区城市考古调查与研究的开展,基本究明了北京名城各时代的历史发展系列。古蓟城、西晋蓟城、唐幽州、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及明清北京城等城市遗址考古工作的开展为研究北京城市的发展演变和城市的文化、生活提供了大量极为重要的、科学的史料,考古调查与研究所获的有关城池、建筑、街巷道路、宫殿苑囿、手工业生产作坊、城市的河湖水系等各种实物资料丰富了北京史研究的内容。

金代皇陵、明定陵、清代园寝等帝王陵墓考古所取得的诸多重要成果,使人们对陵园分布、陵园布局、陵寝建筑、陵邑形制等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对于研究陵寝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也为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汉代以降各个历史时期的一般墓葬的发掘,数量更是惊人。大量墓葬的清理及相关的墓葬考古研究,丰富了相关历史时期的物质文化资料,促进了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历史研究,起到了考古补史、证史的作用。

北京地区的历史时期考古以实物资料串联起了北京历史发展的链条,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北京城市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经济、文化状况、社会生活和生产发展水平,不断地为我们对北京古代社会不同阶段城市发展的认识增加新的内容,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北京社会发展史的历史文化内涵。

北京考古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对其进行认真的总结与反思是北京考古工作者的职责与义务,及时的回顾与总结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北京考古工作的发展过程,同时也能在回顾与前瞻、反思与总结中不断明确北京考古未来的发展方向。为此,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组织编写了这部十卷本的《北京考古史》,希冀对北京考古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为促进北京考古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本书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集体研究成果,并拥有全部著作权。宋大川作为主编,做了策划、组织和审稿工作;夏连保作为副主编,协调了本书的编写事务;史前卷由郭京宁著,夏商周卷由张智勇著,东周卷由王继红著,汉代卷由胡传聳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卷由董坤玉著,辽代卷由于璞著,金代卷由丁利娜著,元代卷由孙勐著,明代卷由李永强著,清代卷(上)由朱志刚著、清代卷(下)由张中华著。

本书史前卷由吴加安先生审稿,夏商周卷由赵福生先生审稿,东周卷由靳枫毅先生审稿,汉代卷由信立祥先生审稿,魏晋南北朝隋唐卷由乔梁先生审稿,辽代卷由齐心先生审稿,金代卷由陈平先生审稿,元代卷由魏坚先生审稿,明代卷由荣大为先生审稿,清代卷由李建平先生审稿。

特别要感谢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先生奖掖后学,欣然为本书作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先生大义,吾侪铭刻于心。

诚然,《北京考古史》的编写只是个初步的尝试,不足之处很多,许多问题还需进一步讨论,我们真诚地希望抛出这块粗砖,引来众多有识之士的美玉,从而快速推进北京考古研究的发展。

宋大川

二零一二年五月

# 目 录

序	张忠培	( 1 )
前 言	宋大川	( 1 )
<b>第一章 魏晋北朝北京考古</b>		( 1 )
第一节 魏晋北朝北京考古		( 1 )
第二节 魏晋北朝幽州政区与蓟城遗址		( 8 )
第三节 魏晋北朝北京地区考古发现的墓葬		( 15 )
第四节 魏晋北朝北京地区的军事遗迹与宗教遗迹		( 41 )
<b>第二章 隋唐五代考古</b>		( 47 )
第一节 隋唐五代北京考古		( 47 )
第二节 隋唐五代幽州政区与城乡		( 61 )
第三节 隋唐五代北京地区考古发现的墓葬		( 75 )
第四节 隋唐五代北京地区的宗教遗迹与窑址		( 123 )
<b>第三章 幽州宗教文化与社会生活</b>		( 130 )
第一节 魏晋幽州地区的清谈之风——兼论麈尾		( 130 )
第二节 幽州的时代特征与唐归义州考		( 134 )
第三节 北京地区的唐代壁画墓		( 141 )
第四节 隋唐五代时期幽州的文化与宗教		( 144 )
第五节 幽州地区的边境贸易		( 150 )

## 插 图 目 录

图一	海淀区八里庄曹魏墓出土釉陶灶	( 16 )
图二	海淀区八里庄曹魏墓出土陶榼	( 16 )
图三	房山区小十三里西晋墓出土铜印	( 17 )
图四	房山区小十三里西晋墓出土铜印印纹	( 17 )
图五	房山区小十三里西晋墓出土黄釉陶榼	( 17 )
图六	房山区小十三里西晋墓出土陶奁	( 18 )
图七	房山区小十三里西晋墓出土酱黄釉武士俑	( 18 )
图八	房山区小十三里西晋墓出土黄釉武士俑	( 18 )
图九	房山区小十三里西晋墓出土黄釉陶鸭形勺	( 18 )
图一〇	顺义县大营村西晋墓分布图	( 19 )
图一一	顺义县大营村西晋墓出土铜盆	( 19 )
图一二	顺义县大营村西晋墓出土铁镜	( 20 )
图一三	顺义县大营村西晋墓出土“泰始七年”砖	( 20 )
图一四	顺义县大营村西晋墓出土铜熏炉	( 20 )
图一五	顺义县大营村西晋墓出土铜发钗	( 21 )
图一六	顺义县大营村西晋墓出土“位至三公”铜镜	( 21 )
图一七	景王坟M1平、剖面图	( 21 )
图一八	景王坟M2平面图	( 22 )
图一九	景王坟出土铜镜	( 22 )
图二〇	景王坟出土陶牛头	( 22 )
图二一	景王坟出土陶车夫俑	( 23 )

图二二	景王坟出土陶马	( 23 )
图二三	景王坟出土陶鸡	( 23 )
图二四	景王坟出土陶灶	( 23 )
图二五	景王坟出土陶榼	( 23 )
图二六	景王坟出土陶奁	( 23 )
图二七	景王坟出土陶扁壶	( 23 )
图二八	景王坟出土陶井	( 23 )
图二九	景王坟出土钱币	( 23 )
图三〇	华芳墓平面图	( 24 )
图三一	华芳墓第一道石门	( 24 )
图三二	华芳墓漆棺	( 24 )
图三三	华芳墓出土骨尺(复原图)	( 25 )
图三四	华芳墓出土熏炉	( 25 )
图三五	华芳墓出土熏炉盖	( 25 )
图三六	华芳墓出土铜弩机	( 26 )
图三七	华芳墓出土料盘	( 26 )
图三八	华芳墓出土银铃	( 26 )
图三九	华芳墓出土墓志	( 27 )
图四〇	鹿圈M8	( 30 )
图四一	密云大唐庄西晋墓墓室图	( 30 )
图四二	昌平区沙河镇西晋墓M40平、剖面图	( 31 )
图四三	昌平区沙河镇西晋墓M41俯视	( 31 )
图四四	昌平区沙河镇西晋墓M42俯视	( 32 )
图四五	昌平区沙河镇西晋墓出土陶鸡	( 32 )
图四六	昌平区沙河镇西晋墓出土陶狗	( 32 )
图四七	昌平区沙河镇西晋墓出土陶灶	( 33 )
图四八	昌平区沙河镇西晋墓M41出土“位至三公”铜镜	( 33 )
图四九	昌平区沙河镇西晋墓M42出土“位至三公”铜镜	( 33 )
图五〇	昌平区沙河镇西晋墓M42出土博局镜	( 33 )
图五一	昌平区沙河镇西晋墓出土铜熨斗	( 34 )
图五二	昌平区沙河镇西晋墓出土铜簪	( 34 )
图五三	延庆东王化营魏晋十六国墓M12	( 34 )
图五四	延庆东王化营魏晋十六国墓出土铜镜(M12:1)	( 35 )
图五五	延庆东王化营魏晋十六国墓出土陶壶(M12:2)	( 35 )
图五六	延庆东王化营魏晋十六国墓M13	( 35 )

图五七	延庆东王化营魏晋十六国墓M14	( 36 )
图五八	延庆东王化营魏晋十六国墓出土银镯 ( M13:2 )	( 36 )
图五九	延庆东王化营魏晋十六国墓出土陶罐 ( M12:3 )	( 36 )
图六〇	延庆东王化营魏晋十六国墓出土银钗 ( M13:1 )	( 36 )
图六一	延庆东王化营魏晋十六国墓出土铜魁 ( M14:1 )	( 36 )
图六二	房山南正村北魏纪年墓M1	( 37 )
图六三	房山南正村北魏纪年墓墓志砖 ( M1:1 )	( 37 )
图六四	房山南正村北魏纪年墓出土铁铺首 ( M1:2-1 )	( 37 )
图六五	房山南正村北魏纪年墓M2	( 38 )
图六六	房山南正村北魏纪年墓出土陶罐 ( M2:1 )	( 38 )
图六七	房山南正村北魏纪年墓出土陶罐底部的“田”字	( 38 )
图六八	房山南正村北魏纪年墓墓志砖 ( M2:2 )	( 39 )
图六九	房山南正村北魏纪年墓出土铁铺首 ( M2:3 )	( 39 )
图七〇	石景山熙平元年砖	( 39 )
图七一	傅隆显墓志	( 39 )
图七二	傅隆显墓出土陶俑	( 39 )
图七三	王府仓北齐墓墓室平面图	( 40 )
图七四	王府仓北齐墓出土陶罐	( 40 )
图七五	王府仓北齐墓出土陶壶	( 40 )
图七六	王府仓北齐墓出土铜发钗	( 41 )
图七七	王府仓北齐墓出土“常平五铢”钱	( 41 )
图七八	王府仓北齐墓出土铜戒指	( 41 )
图七九	大代鎏金铜造像	( 44 )
图八〇	朝阳区生物院小区唐墓M60平、剖面图	( 75 )
图八一	朝阳区生物院小区唐墓M48平、剖面图	( 76 )
图八二	朝阳区生物院小区唐墓M49平、剖面图	( 76 )
图八三	朝阳区生物院小区唐墓M59平、剖面图	( 76 )
图八四	朝阳区生物院小区唐墓出土陶罐线图 ( M59:3 )	( 77 )
图八五	朝阳区生物院小区唐墓出土彩绘陶罐线图 ( M59:6 )	( 77 )
图八六	朝阳区生物院小区唐墓出土瓷碗线图 ( 残 M48:1 )	( 77 )
图八七	姚家井薛府君墓平面图	( 78 )
图八八	灵境胡同纪宽墓平面图	( 80 )
图八九	灵境胡同纪宽墓出土陶罐线图	( 81 )
图九〇	灵境胡同纪宽墓志盖拓片	( 81 )
图九一	延庆南菜园唐墓M218	( 81 )

---

图九二 延庆南菜园唐墓出土彩绘陶器	( 81 )
图九三 延庆南菜园唐墓出土瓷器	( 82 )
图九四 延庆南菜园唐墓出土三彩瓷器	( 82 )
图九五 延庆南菜园唐墓出土瑞兽葡萄纹铜镜	( 82 )
图九六 延庆南菜园唐墓砖雕仿木构门	( 82 )
图九七 清河镇道士王徽墓平面图	( 83 )
图九八 清河镇道士王徽墓出土器物线图	( 83 )
图九九 史思明墓平面图	( 84 )
图一〇〇 史思明墓出土红陶武士俑	( 84 )
图一〇一 史思明墓出土铜坐龙	( 85 )
图一〇二 史思明墓出土玉册	( 85 )
图一〇三 史思明墓出土哀册	( 85 )
图一〇四 史思明墓出土谥册	( 86 )
图一〇五 陶然亭何府君墓墓门上部的影作结构	( 86 )
图一〇六 陶然亭何府君墓墓室内的立柱及柱头斗拱	( 87 )
图一〇七 陶然亭何府君墓内塔形浮雕	( 87 )
图一〇八 陶然亭何府君墓墓西壁壁画	( 87 )
图一〇九 陶然亭何府君墓墓东壁南侧小龛	( 87 )
图一一〇 前后朱各庄唐墓M1平、剖面图	( 88 )
图一一一 前后朱各庄唐墓M1出土部分器物线图	( 89 )
图一一二 前后朱各庄唐墓M3平、剖面图	( 89 )
图一一三 前后朱各庄唐墓M3出土器物线图	( 90 )
图一一四 丰台区大葆台阳氏墓平、剖面图	( 90 )
图一一五 丰台区大葆台阳氏墓志拓片	( 91 )
图一一六 四路通赵悦墓平面图	( 95 )
图一一七 四路通赵悦墓墓志盖	( 96 )
图一一八 四路通赵悦墓墓志	( 96 )
图一一九 四路通赵悦墓出土的部分随葬品线图	( 96 )
图一二〇 四顷三村王郅夫妇合葬墓平面图	( 97 )
图一二一 王郅墓志拓本	( 97 )
图一二二 崔氏墓志拓本	( 98 )
图一二三 西罗园小区陶氏墓志盖拓片	( 99 )
图一二四 西罗园小区陶氏墓志拓片	( 99 )
图一二五 《释迦牟尼佛图赞并序》残碑拓片	( 100 )
图一二六 王时邕墓志拓片	( 101 )

图一二七	海淀区翠微路纪公夫妇合葬墓张氏墓志拓片	(102)
图一二八	八里庄王公淑墓墓葬平面图	(103)
图一二九	八里庄王公淑墓棺床正面图画摹本	(103)
图一三〇	八里庄王公淑墓墓室北壁壁画摹本	(104)
图一三一	八里庄王公淑墓鸬鹚鸟	(104)
图一三二	八里庄王公淑墓蝴蝶	(104)
图一三三	八里庄王公淑墓墓室东壁壁画摹本	(105)
图一三四	周璵墓志盖拓片	(105)
图一三五	周璵墓志拓片	(105)
图一三六	刘氏墓志拓片	(106)
图一三七	西罗园小区董庆长夫妇墓平面图	(106)
图一三八	董庆长墓志拓片	(107)
图一三九	董庆长墓志盖拓片	(107)
图一四〇	王氏墓志拓片	(108)
图一四一	茹弘庆墓志盖拓片	(108)
图一四二	茹弘庆墓志拓片	(109)
图一四三	丰盛胡同李殷辅墓全景	(109)
图一四四	丰盛胡同李殷辅墓墓室东北部壁画	(110)
图一四五	丰盛胡同李殷辅墓牡丹鸽子图	(110)
图一四六	丰盛胡同李殷辅墓牡丹局部	(110)
图一四七	丰盛胡同李殷辅墓牡丹花蕊	(111)
图一四八	丰盛胡同李殷辅墓牡丹东侧的鸽子	(111)
图一四九	丰盛胡同李殷辅墓墓室北壁的西部壁画	(111)
图一五〇	丰盛胡同李殷辅墓墓室北壁的东部壁画	(111)
图一五一	丰盛胡同李殷辅墓墓室东壁的壁画	(111)
图一五二	丰盛胡同李殷辅墓墓室东壁的北部壁画(1)	(111)
图一五三	丰盛胡同李殷辅墓墓室东壁的北部壁画(2)	(112)
图一五四	昌平唐墓平面图	(112)
图一五五	昌平唐墓出土器物	(113)
图一五六	昌平唐墓出土白釉注壶	(113)
图一五七	昌平唐墓出土白釉四出碗	(114)
图一五八	昌平唐墓出土白釉大碗	(114)
图一五九	密云大唐庄唐墓M96平、剖面图	(115)
图一六〇	密云大唐庄唐墓M78假门	(115)
图一六一	密云大唐庄唐墓出土白瓷鼎(M94:4)	(116)

---

图一六二	密云大唐庄唐墓M106	( 116 )
图一六三	密云大唐庄唐墓M106平、剖面图	( 117 )
图一六四	密云大唐庄唐墓M106出土器物	( 118 )
图一六五	密云大唐庄唐墓出土陶罐 ( M106 : 1 )	( 118 )
图一六六	密云大唐庄唐墓出土陶罐 ( M106 : 2 )	( 118 )
图一六七	先农坛神仓唐墓图	( 119 )
图一六八	先农坛神仓唐墓平、剖面图	( 120 )
图一六九	先农坛神仓唐墓出土白瓷碗	( 120 )
图一七〇	先农坛神仓唐墓出土铁剪	( 120 )
图一七一	先农坛神仓唐墓出土铜镜	( 121 )
图一七二	先农坛东方红汽修厂唐墓出土器物	( 121 )
图一七三	房山区石经山雷音洞外景	( 124 )
图一七四	释迦牟尼舍利	( 124 )
图一七五	汉白玉大石函	( 124 )
图一七六	汉白玉大石函上题记	( 125 )
图一七七	青石函	( 125 )
图一七八	青石函盖	( 125 )
图一七九	汉白玉小石函	( 126 )
图一八〇	镀金银函	( 126 )
图一八一	小型白玉函	( 126 )
图一八二	武德八年题刻原石	( 127 )
图一八三	武德八年碑阳拓片	( 127 )
图一八四	武德八年碑阴拓片	( 127 )
图一八五	金仙公主塔	( 128 )

## 插 表 目 录

表一 北京地区魏晋时期墓葬表.....	( 2 )
表二 北京地区出土墓志.....	( 48 )
表三 北京地区唐代墓葬表.....	( 54 )

# 第一章 魏晋北朝北京考古

## 第一节 魏晋北朝北京考古

魏晋北朝上起曹魏代汉，下迄隋代北周，自公元220年开始，至公元581年结束。在这360年间北京地区历经曹魏、西晋，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北朝的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等10个王朝，政权频易，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各个少数民族统治者纷纷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在这个时期，北京地区基本处在幽州的行政范围内。蓟城在前燕朝还曾一度作为都城。前燕主慕容儁于元玺元年(352年)即皇帝位，以蓟城为都，光寿元年(357年)迁都邺，在蓟立都共计6年。北周大象三年(581年)，隋国公杨坚迫使周静帝禅位，建立隋朝，结束了魏晋以来北方长期混战的局面。

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南北分裂、政权频繁更替、军阀混战的一个特殊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各政权、民族间相互攻伐，形成复杂动荡的社会局面。北京在这一时期成为北方的军事重镇，不仅是汉族政权防御少数民族进攻的屏障，也是少数民族南下中原的必争之地。

### 一、概述

北京地区魏晋北朝时期的遗存发现较少。从已发表的材料来看，这个时期已发现的遗址与遗迹共计23处。其中，魏晋时期最多，共有14处，包括墓葬13处，20余座(表一)，另有西晋蓟城西北转角城墙遗址1处。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发现1处，即延庆东王化营魏晋十六国墓群。北魏墓葬共发现3处<sup>[1]</sup>，铜造像发现1尊<sup>[2]</sup>。北齐时期墓葬发现2座，即傅隆显墓与1973年6月在王府仓清理的北齐砖室墓。另外，北京地区发现东魏时期的军事遗迹1处，即门头沟区色々树坟村大魏武定石刻；北齐军事遗迹遗留2处，即位于密云古北口、通州的北齐长城。这些遗存分布在海淀、石景山、房山、西城、顺义、延庆、怀柔、大兴、昌平、密云、门头沟、通州等十二个区

[1] 2006年5月在房山区长沟镇南正村岩上墓葬区发现2座北魏纪年墓；2008年9月在大兴黄村镇小营村发现的1座北魏墓葬，墓中出土一块宣武帝正始四年(507年)的铭文砖；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的2005年5月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出土文物》第263页图片所见的“熙元年砖 北魏”墓志砖的出土地点为石景山八宝山南侧。

[2] 即1977年在延庆县宗家营村发现的大代鎏金铜造像。